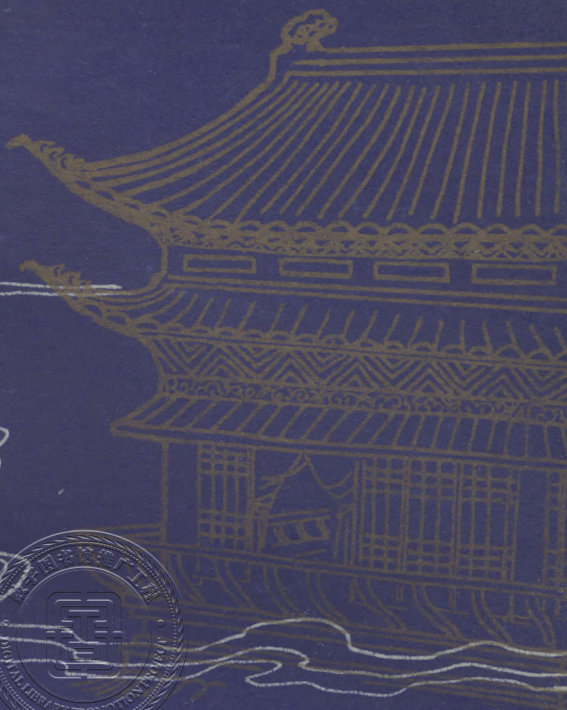


新

集

夢

下









新集夢

下

杨尘因 著



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



目 录

第五十回	办外交双方耍鬼脸 守中立两面看风头	515
第五十一回	设仙棚大捐保皇费 谈吉兆密结尊王团	525
第五十二回	断头台皇帝逢厄运 枉死城小民遇灾星	536
第五十三回	东粤波翻狼奔兔突 北燕云暗虎啸龙吟	546
第五十四回	袁大少假充琉璃球 李六更大唱莲花落	556
第五十五回	瑾太妃寒宫伤往事 庆亲王病榻嘱遗言	566
第五十六回	逼皇宫哭死陆润庠 献朝服笑煞袁世凯	577
第五十七回	撞木钟参政敲竹杠 打饭碗代表吊夜壶	586
第五十八回	参政邀功推尊万岁 夫人啣气胡闹一场	598
第五十九回	丰泽园君臣造民意 湘绮楼主仆谈爱情	609
第六十回	陈仲恂初遭当头棒 李克端旁敲顺边锣	626
第六十一回	一席话轰动周妈妈 廿番洋惑住李嫂嫂	635

第六十二回	周妈妈泼撒母猪疯 李嫂嫂怒翻王婆舌	645
第六十三回	选女官大皇帝维新 辞宫阙两太妃怀旧	655
第六十四回	草离离斜阳葬白骨 春漠漠芳卉恋红情	665
第六十五回	趁风头姑小姐邀宠 拍马屁表老爷倒霉	673
第六十六回	抹粉涂脂当场献丑 花言巧语屈膝承欢	682
第六十七回	蛇影杯弓莺嗔燕叱 风狂雨骤石破天惊	691
第六十八回	番菜馆总理强寻欢 编辑部工役恶作剧	700
第六十九回	卖报纸小兄弟倒霉 查帐目大总理扫兴	709
第七十回	求表兄代弟谋生活 痛时事爱国人樊笼	718
第七十一回	呆霸王大展擎天手 小妖孽闷做缩头龟	728
第七十二回	风风雨雨暮暮朝朝 君君臣臣鬼鬼祟祟	738
第七十三回	为邀功拼命荐活宝 因献媚设计觅酸丁	744
第七十四回	穷书生平地驾风云 大皇帝无聊求筮卜	752

第七十五回	卖元宵小商贩遭瘟 打先锋大将军恋栈	760
第七十六回	大将军落魄谱求凰 胖夫人牵衣歌折柳	767
第七十七回	一团高兴秣马厉兵 片刻闲谈心惊神悸	774
第七十八回	大英雄出师讨国贼 小百姓合众叹人权	780
第七十九回	唐都督奋袂伸民权 蔡司令矢志讨国贼	785
第八十回	平内江皇帝乱点兵 办外交钦使大丧气	792
第八十一回	方璟生谋财结密友 沈中宪假意论良心	798
第八十二回	说良心有心发妙论 窃密约同约设奇谋	804
第八十三回	七万金宠姬卖旧主 一封书暴帝调权臣	810
第八十四回	惹风波怒演状元谱 耍手腕接串上天台	817
第八十五回	风萧萧夜深惊怪响 云暗暗宫禁现危机	824
第八十六回	江宇澄喜极触霉头 雷朝彦怒试巨灵掌	831
第八十七回	漫天风雨幸脱魔关 蓦地烟云恍如梦境	838

第八十八回	陈其美深宵谋杀敌 郑汝成半路惨捐躯	845
第八十九回	中奸谋朱将军逃命 丧良心屈巡按跳槽	853
第九十回	吃饭将军画虎变狗 能言说客对牛弹琴	860
第九十一回	逐孽龙南海起风波 驱功狗西林统兵甲	867
第九十二回	蔡钦使献策害仇人 龙将军忘情诛良友	874
第九十三回	护国法特组军务院 感时事大唱鼓儿词	881
第九十四回	于娘娘大骂女侍官 沈太太高攀亲家母	892
第九十五回	受朝贺大过皇帝瘾 订家训密为妻妾谋	900
第九十六回	送勅书太保讨没趣 献妙语女士反遭瘟	907
第九十七回	大志难酬藏头欲避 小星失望捷足潜飞	914
第九十八回	妙想天开吟诗骗友 窘无人助献服媚妻	921
第九十九回	一封书康圣人劝友 数句话徐相国投机	928
第一百回	虎踞龙蟠宛如幻境 珠沉玉碎同入幽都	945

第五十回 办外交双方耍鬼脸 守中立两面看风头

话说大众听张六推举皇帝的事，一个个都瞪着眼睛，竖着耳朵静听，张六说道：“邱宝龙那个小子做皇帝，也不过叶大哥夸他，说是两耳垂肩，双手过膝，手掌心里有红色印纹而已。”说时，指着玉弥勒雷葆福道：“你看咱们雷家兄弟，长得肥头大耳，谁说不是皇帝的相貌？我看咱们就举他，再好也没有了。”赵三麻子道：“六哥说得不错，我看雷家兄弟的相貌，真是非凡，况且这张龙椅子是好坐的，若在咱们兄弟四人之中，挑选一个坐上，倘若有一桩事儿不如意，彼此都要多心，就是邱宝龙那几个小子，还要骂咱们争名夺利哩！若公举雷兄弟，足见得咱们是大公无私了。”胡大胜连声赞道：“妙极！妙极！”李老瓜斜着眼睛瞥了雷葆福两瞥，见大众皆无异言，便在鼻孔眼里哼了两声。雷葆福本来是个小孩子，当邱宝龙做皇帝时节，他得了个御前差遣，朝夕在邱宝龙左右，望着他宽袍大袖，龙行虎步的样儿，寻常弟兄伙子又捧得他好像菩萨一般，心里也有些羡慕。今听说要推举他做皇帝，怎能不欢喜得心窝里发痒呢？他暗自忖道：“我从小就欢喜穿花袍，戴花帽，果真要做皇帝了，岂不更是穿戴得花溜溜的吗？”复听赵三麻子说，“这张龙椅子是不好坐的”，心里又有些害怕。他怕坐上那张龙椅子，倘若被

大众拘得他像城隍菩萨一样，不让他放风筝、踢毽子，才不好受哩！想到这里，便向大众问道：“做皇帝可好玩吗？”张六道：“做皇帝怎么不好玩呢？有花袍穿，有花帽戴，还有好果子吃。好兄弟，你果真登了龙位，还要吹吹打打地送你接你，好像戏台上那个样儿，你看可热闹不热闹呀？”雷葆福道：“假如我做了皇帝，可准许我放风筝、踢毽子吗？”张六听说这句话，把眉头皱了皱，一时回答不出来。还是胡大胜嘴快，忙说道：“皇帝哪能这样玩呢？”雷葆福便把小嘴一撇，脖子一扭道：“我不干这样受罪皇帝！把我套进圈子，你们好看把戏呀！”赵三麻子道：“做皇帝，本来是同变把戏一个样儿，只要你会变，咱们自然帮着你玩的，谁教你一个人变，咱们看热闹呢？”雷葆福转又欢喜起来，拍着手笑道：“你们可真是帮着我变把戏吗？我只会变狗。”说着就将一只手拊着嘴巴，嗷嗷地叫起来。大众听着忍不住笑道：“皇帝学狗叫了！皇帝学狗叫了！”这时，只见李老瓜坐在一旁摇头。张六走到李老瓜身后，扯一扯他的衣角儿，李老瓜便站起身来，跟着张六走到墙角后面。张六低声说道：“现在做皇帝还有多么大威风，不过大家抬一个木头人耍耍罢了。你莫看叶大哥吗？他的能耐比邱宝龙大的多了，何以自己不坐龙椅，让那一个臭小子坐，真是他的相貌好吗？不过是说句好听的话，骗着傻子上台罢了！将来事儿做不好，有罪是他一个人受，果真得了太平天下，咱们只要兵权掌在手里，那时要红就红，要绿就绿，他若皱一皱眉头，咱们就请他吃卫生丸。别人我不敢说，咱老张不是好惹的！那时他就撵我出去外防，我也好带领大兵包围着他，叫他不跟不敢不跟着我打磨旋。”李老瓜听罢，豁然贯通，不觉大喜道：“到底是你姓张

的能耐！真不愧张献忠是你贵本家，可惜咱们伙子里，姓张的太小，若能多有几个，还怕全世界的皇帝不系在咱们裤带上吗？你既有这等妙法，慢说小雷他还能学狗叫，就是狗叫都不会学的，我也情愿。”二人刚转过身子，只见雷葆福笑向前来道：“张哥哥、李哥哥，可是怕狗咬吗？”张六便笑道：“正是怕你咬我俩，才躲到这里来的。”大众走到堂前，便公议雷葆福做皇帝，张六做了护国军师，胡大胜、李老瓜、赵三麻子三人，也封了王位。好在他们那做皇帝的礼节规矩，都极简单，不费三言两语，便自尊自贵，摆起那二千岁、三千岁的架儿来。

再说邱宝龙称孤道寡之后，热闹了不到十天，就渐渐变成孤家寡人的样儿，那撞钟擂鼓、凑热闹的弟兄伙子们，仿佛一天少似一天，还有那几个站在左右的大将军，也不见常来打照面，只有王恢耀、邱三疙瘩二人，在御案前面鬼混着；还有一个老道士叶青山尚莫变卦。这日，邱宝龙坐在御案长板凳上，与叶青山、王恢耀、邱三疙瘩三人特开御前大会，忽见一个喽啰兵跑到案前跪奏道：“张将军业已联合胡、赵、李、雷四大将军，脱离万岁关系，另辟新朝，推举雷葆福将军称大梁皇帝，张将军称护国军师。”邱宝龙一听这番报告，龙颜大怒，正要命他御弟邱三疙瘩率兵征剿，一眼瞥见叶青山，便撑着笑脸道：“天下皇帝，虽然不是朕一人做的，但是自家窝里人，有什么话不好说，何必才上了台就闹意见呢？”叶青山把眼睛转了转说道：“这些小孩子，真是不安分，请万岁息怒，待臣前去打听，果真是他们胡闹，臣自然有法去安抚他……”叶青山未曾说罢，恼了一旁的邱三疙瘩。他把两个拳头抡起，睁开一双白果眼，大声喊道：“得了吧！

什么小孩子大孩子？如今这个年头，谁人力大谁人强，是好汉，咱们拉出去斗一斗！这般无父无君的反叛，你去同他们和，俺草包邱三太爷，是不同他们和的！”王恢耀道：“老三，你就是这样毛燥脾气！要晓得，这些脱离独立的新花样，乃是大将军的拿手戏，算不得是什么事儿，只要叶大哥前去，带几个洋铁牌子的徽章、几百块洋钱酬功费，或者加他们个把虚衔，保管就太平无事了。况且，袁皇帝又要派什么狗头大将军，来与咱们打仗，这正是外交紧迫的时候，何必自家先闹起来，让别人趁火打劫呢？”邱宝龙听了，忙道：“御弟这话说得极是。”转向叶青山道：“就请皇兄去一趟吧！”于是备了酬功金四百元、洋铁皮做的飞虎章四个，接着就特授叶青山宣慰使。授罢，叶青山谢恩而去。邱三疙疸看着叶青山去后，才叹了一口气道：“这样胆小不如躲在马桶里做皇帝哩！倘若遇着洋鬼子来了，恐怕还要我去迎接他哩！”邱宝龙道：“御弟，你真有些不开通，咱们三个穷光蛋偷鸡摸狗，可怜饭都吃不饱一餐，如今平地一声雷，称帝的称帝，称王的称王，能长久霸占这座百家山，就算是托天之福了。叶青山，他乃与那群小子是狼狈为奸，如若得罪了他，他将脸一翻，带领他的徒子徒孙，蝦兵蟹将冲上金銮殿，撵咱们滚蛋，咱们又到哪里去讨饭吃呢？要晓得，愚兄做这个皇帝，不过挂上一块好招牌，整顿咱们的强盗事业而已，谁还想天子万年吗？”邱三疙疸道：“大哥万岁，你这番话说得大错，常言说得好，‘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谁能量定皇帝不是强盗做的呀？你看前朝的天子，不是血战几十年，龙争虎斗抢来的吗？大哥万岁，你怕人，咱老子是不怕人的！他既然如此，哪怕他是铜铸的弥陀，铁打的罗汉，咱老子也要与他碰

一碰！他碰输了，咱们乃是打来的江山，总比偷来盗来的好听些；倘若他碰胜了，咱们还是打光棍，做强盗去！大哥，他也莫念过‘天地玄黄’，怎么穿上了这件花袍，就假仁假义耍酸派？我看这等的受罪，还不如咱们打起花脸蛋，大闹黑松林，倒痛快些！”三人正在谈着，只见叶青山皱着一双眉头，走上殿来。邱宝龙一见来势不佳，慌忙问道：“怎么样了？”邱三疙疸不待叶青山回奏，便抢着道：“他们若是不取消独立，咱老子就去打他！”王恢耀忙使了一个眼色道：“老三你疯了吗？”邱三疙疸这才不作声。叶青山奏道：“这交涉的事实在难办，臣奉旨前去，尚未张嘴，他们便派臣许多的不是，说臣是弃旧迎新，直待臣去问他们的独立原因，张六才说道：‘咱们呕心沥血几十年，变猫变狗地哭了这个饭碗，想做子孙万世之业，被这阵野风刮来这几个新派，抢了咱们的饭碗，将来慢说子孙要饿死，就是眼前的旧派，也要将权利丧尽了。’后来新老瓜还狠狠地骂臣道：‘叶大哥，你乃是一个蝙蝠，变的不禽不兽，不新不旧，八方都想做好人，这大年纪翻来覆去，混成了个琉璃球，总算滚得又明又亮。于今快成入土的人了，还不打一遍退算盘，夹在新旧派里做什么鬼哟！你可晓得，咱们旧派的汉子，拚命的事算不得什么，若真打破咱们的饭碗，那是一万年不得太平的！’这番话，真把臣说得左右为难。”邱宝龙淡淡笑了笑道：“原来他们还是争夺一个饭碗哟！这也算不了什么，只要寡人得了太平天下，封他们几个吃饭大将军就得了。”这时又恼了三千岁，抡起碗口大的拳头，在龙案上一擂道：“什么饭碗不饭碗，咱老子一拳打碎了，管教大家吃不成！”叶青山听了这句话，转身向邱三疙疸打了一躬道：“兄弟三千岁，你老人家

莫要这般生气，我处在这不上不下之间，这边是新交，那边是故友，左右开弓，不能放箭，你们真要闹起来，我只好向外国地界上一躲，求个眼前的平安。我还记得李九大人，他有两句诗：‘武陵源好迷仙洞，京洛尘多浣故衣’，我只好抱着这个主意，两面不说是非，回到杨柳坑，吸我的鸦片烟去，岂不快乐吗？”邱宝龙忙叱邱三疙瘩道：“老三！你怎么大哥的话都不听了？再要胡闹，寡人一定免去你的将军，开除你的大元帅！”邱三疙瘩见邱宝龙动了真怒，恐怕果真剥夺他的兵权，便软瘫了半截。王恢耀道：“大哥，你千万不可灰心，万岁的江山，全靠着你的阴阳扶助，你不看在咱们兄弟分上，难道就不看这护国军师分上吗？”叶青山冷笑道：“兄弟我何尝不爱戴这顶乌纱帽呢？只怕这顶乌纱帽，是戴不稳的。倘若那些大将军联合起来反对我，那时你教我怎么下台呢？”邱宝龙道：“无论如何，皇兄总得要做个调解人。”彼此又谈了些闲话，方各自散去。次日，叶青山不辞而别，竟回到杨柳坑，仍是拆字访友去了。邱宝龙得知后，派专使去请他回来，他总是推着有病，后来王恢耀、邱三疙瘩同来请他两趟。他回答道：“事情复杂得很，万难遵命！万岁真要我上山，须待那五大将军取消了独立，大局统一之后，九州皆拱日，四海不兴波，那时山人或可出面问世。”王恢耀听说，只好扫兴而归，覆他万岁大哥的圣命。当时把邱三疙瘩气坏了，一路走来，向着王恢耀叹气道：“这个牛鼻子老妖道，满嘴之乎者也，挂着文皱皱的招牌，又想做官，又怕做恶人，扭扭捏捏，好像唱花旦的样儿，真讨人厌！人家事儿不得下台，才请他出来调和的，真到九州皆拱日，四海不兴波的时节，太平宰相谁不能做，还要请他出来享太平福呀？”

我说这些假斯文，真没有一个好东西！咱老子杀人的脾气又犯了，现在的外交，可以不问谁胜谁败，什么亡国，什么灭种，咱老子只晓得断绝国交，糊里糊涂，咱们与他打起来再说。”王恢耀道：“我何尝不是这般想呢？要知小弟兄们，尽是他的爪子，一旦摆开了战场，大家都把枪头子向着自己人，咱们这不是前去送死吗？大哥万岁，他平常性情也是最不好的。若不因为这个软脚子病，哪肯三番五次去敷衍人呢？当真叶青山他是一个活神仙吗？”邱三疙疸一听这番话，半晌才说道：“自己没有好弟兄，实在真受人气。我这一趟，若去与大哥拚命，也得要新招几十万人带在身旁，免得受这些蹉跎子的闲气！”王恢耀道：“你今天也晓得这做调和人的滋味了？”

不表他二人回朝交旨，再说叶青山奉了邱宝龙之命，去说雷葆福兄弟五人，劈头遇见了张六、李老瓜二人，冷的热的唠叨了几句。叶青山见风头不对，便假装不懂道：“二位老弟，这几天怎么不到山上去逛逛呢？”李老瓜笑道：“现在的百家山，比不得当初了！当初是强盗占的山头，现在是皇帝登的龙位，哪里有咱们这些旧派弟兄们走的路呢？”叶青山刚要接说，张六忙向李老瓜使一个眼色，故意说道：“你就是这张簸箕嘴，不管在什么人面前，就信嘴乱说，你不晓得叶大哥现在是新贵人吗？你当着贵人骂皇帝，我问你有几个脑袋？”叶青山虽然是江湖上的老光棍，但是听了这几句阴阳调，任他再能装憨，也装不了，不由得发急道：“老兄弟，你俩怎说出这样的话来？做哥哥的，就是同他们鬼混，也是想大家翻个身，谁知这个兔崽子，他不受人抬举，总算做哥哥的瞎了眼，看错了人，走差了道儿，‘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现